

“机不离手”的时代，我们错过了什么

□陈春萍

吃过早餐后，慵懒地坐在阳台的懒人沙发上，捧着手机，无目的地刷屏。时事政治、搞笑视频、直播购物……时间就这样悄悄流逝，直到上午过了大半，美好的时光就这样荒废。心中不禁涌起一丝罪恶感，放下手机，陷入了沉思。

在这个手机不离手的时代，确实遗失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智能手机的普及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便捷，但也渐渐失去了对生活的深刻体验和内心的宁静。

站起来，走到窗前，伸个懒腰，活动一下腰肢，望着窗外的景色。曾经，我们会在生活的旅途中停下来，欣赏沿途的风景，感受大自然的魔力。但现在，更倾向于在手机屏幕上浏览远方的风景照片，却忽略了身边真实存在的美好景色。

走到书架前，取下一本老犁赠阅的《金元茶诗辑注》，坐回懒人沙发。老犁花费3年多时间，不留知识盲点的心血大成，怎么能忽视呢？曾经的我，无论何时何地都会在枕头底下或随身包里放一本书，与书中的人物共享喜怒哀乐，感受文字的力量。但现在，碎片化的阅读让我逐渐失去了深度思考的能力。

有位智者曾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而手机只是个工具。”现在，本该成为我学习助手的手机却成了我阅读路上的绊脚石。

关于美食，我想起曾经与家人朋友在餐桌上欢聚一堂，品尝美食，分享快乐。但很多时候却忙用手机拍照分享美食，而忽略了食物真正的美味，这是一种遗憾！

在这个“机不离手”的时代里，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放慢脚步，是为了重新发现生活中的美好。正如有人风趣地说：“吃货的最高境界并非尝遍天下美食，而是放下手机，全心全意地品味每一口。”这不仅是对吃货的描述，更是对生活的态度。

起身泡了一杯恩施带回来的莓茶，手中拿着书，在喝茶的间隙里，也能感受到茶香与书香的交融。这样的生活虽然平凡，却充满了宁静与美好。回想过去与朋友面对面交流的日子，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现在，虚拟的交流似乎逐渐成为主流，真实的对话则显得稀少。手机的过度依赖，不仅让社交变得浅薄，还可能对我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长时间凝视屏幕，眼睛变得干涩、疲劳。古籍《黄帝内经》曾言：“长时间注视会损伤血液。”就如心灵的窗户——眼睛被尘埃逐渐蒙蔽，我们又怎能看清这个美丽的世界呢？颈椎、腰椎的疼痛，手指的腱鞘炎等问题，这些都是隐形的健康杀手。

抬头望向略带灰蒙的天空，那不就是我内心世界的写照吗？被那无形的手机之“雾”所笼罩。手机，曾是我生活中的一个“小跟班”，但我时常感到自己成了它的奴隶。不可否认，手机确实让我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让我能更轻松地获取信息和知识。关键在于，如何正确使用手机。“机不离手”的时代，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和反思。不能让手机成为我生活的全部，而应让它成为生活中的一个工具，为我的生活增添色彩，而不是成为我的主人。

还是仔细拜读老犁的书，一览金元茶诗的全貌，一窥中国古老的茶文化。手机里，可找不到如此系统、如此深邃的内容。

敲下感想文字与大家分享，终究还是多读书为上策！因为唯有读书才能获取刻在骨子里的气质灵魂。



锡雕行控表演 吕冠正 摄

父亲的酒

□宋扬

父亲曾是一个烤酒匠。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乡的乡办酒厂被我干爹承包，父亲便在酒厂打零工以补贴家用。酒厂要生火烤酒了，父亲就从家中急急赶去。更多时候，父亲还得和母亲一道管理我们一家四口人的二亩水田和一亩八分旱地。

“烤酒”的说法很土，诗意的说法叫“酿酒”。“烤”更多时候是水与火的角力，也是手中沉重的铁铲与父亲浑身肌肉的角力。从固体的粮食萃华为液态的酒，火助酒一臂之力。250公斤麦子或高粱可以出100多公斤酒。

作为烤酒匠，父亲固然知道酒的好坏。然而，烤酒匠也并非总有好酒喝。快过年了，干爹总算开了口，他让父亲和另一名工友泽翔叔各备一个2.5公斤装的酒壶，到灶上接中段酒。不过，必须分两灶接。父亲和泽翔叔理解那5公斤酒之于一灶酒的重要性，当然也理解干爹做生意的不容易。

说来奇怪，虽然喝的不可能全是好酒，但可以肯定地说，父亲做烤酒匠的那几年从没喝过假酒。可是，父亲

后来喝了整整十年的假酒。其间辛酸，让我心痛。

20世纪90年代初期，眼看着村里第一批南下广州、深圳打工的邻居造起了村里第一批二层小楼，再想想两个成绩挺不错的娃儿将来读大学的巨额开销，父亲突然意识到那几亩田地和在酒厂打工的收入对我们家只是杯水车薪。随即，他也背上铺盖挤上了去往沿海城市的绿皮火车。父亲在上海、无锡、深圳间辗转，父亲与酒的故事也在三地延续。其中的诸多细节，父亲多年后才在饭桌上偶然提及。有一次，父亲在上海码头抬石头，石头落下来，砸中了他的脚拇指。父亲的指甲盖被砸脱了，血肉模糊，他舍不得花钱去医院包扎，只自个儿买回几片消炎止痛片，搗成粉，用白酒调成药泥，敷在伤口上。仅休息了三天，父亲又出现在工地上。

酒既是父亲疗救自己的药，也是他忘却生活劳累的麻醉剂。炎炎夏日，在露天工地被烘烤了一整天后的父亲并不是不喜欢喝冰镇啤酒，但连

最便宜的啤酒也得2元一瓶。父亲酒瘾大，对他而言，啤酒像凉水一样寡淡苍白。正宗的粮食白酒，父亲舍不得买，只买那种很便宜的食用酒精勾兑酒。父亲说那酒劲儿大，0.5公斤就能让他忘却一切，一夜好眠。

在父亲和母亲期待的目光中，1996年，我如愿考上了大学。2005年，妹妹大学毕业后也有了好工作。在外打工近十年的父亲终于不用再挣钱养家了。不论在我家，还是在妹妹家，我们都坚决不许父亲买劣质假酒。不过，父亲也有他的酒规——家宴时，他不准我们开名贵好酒。父亲常说：“一家人嘛，喝那么贵的干啥？酒，只要正宗就好！”

前不久，我去外地出差，给父亲带回一些价格亲民的纯粮土酒。那天晚饭时，我把父亲面前的酒杯斟得满满的。父亲试图把酒杯端起来，但他的手有些微抖。怕酒洒了，他又把酒杯小心地放下了。父亲埋下头去，轻轻抿了一小口，然后，我听到一句让我眼眶湿润的话——好酒！

披云山居图

(组诗)
□章锦水

一
遥远的，自山水而生的隐逸
开始弥漫。
自由的云雾，升腾，降落，盘旋，栖息
如一只大鸟。

二
开始对一片红叶相思时，
它已布满你的窗口。
这一封封信笺，
足以邮寄你的秋天。

三
梦中的相机是没有用的。
昨晚的拍摄，
并没有在现实中成像，
一到清晨，便被山涧的流水声冲走。

四
夜晚，
云龙驮着的山间高月，
散发出被天籁膜拜的光芒。
而我是天籁的小部分。

五
宝溪白石出，
枯水季才知道谁在裸泳。
天未彻寒，红叶的罗裙之下，
住着几个暧昧的男子。

六
披云水是石缝里偷出的琼液。
清冽，甘甜，绵醇，
不可名状的心动与醉意，
一半出自于山，一半来自于友情。

七
倚杖柴门外，
王维的辋川可听临风暮蝉。
我亦有裴秀才的赠诗，
并在住龙之地驻下。

八
同行者七八人。
有人松根酣睡，有人闲戏瘦藤，
有人溪畔玩石，有人酌水烹茶。
到黄昏，风乎舞雩，咏而归。

九
溪头古窑有不灭的窑火。
开窑时，最好先把日月之光关闭，
然后静观千年盛开的
那枝火玫瑰。

十
主人好客扫蓬门，
难得三餐见炊烟。
山居只合喝旧醅，
粗茶淡饭是清欢。

十一
入了山中，味摩诘之诗
如饮甘泉。
出了山谷，饮披云之水，
如读辋川之章。

十二
闲居几日，我便成野老或樵子。
饮不腐之水，
结云中君为友，
与山中树写分行的诗。